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第四十四回 囑遺言 畹秀了塵緣 聞凶信 洛珠悲老母

話說聶慧珠自修行以來，斷除妄想，趨向真如。初時猶覺花朝月夕，偶觸情懷，尚自感自歎。雖說見著伯青狠忍不理，未免心內還有些拋捨不下。到了兩三月後，內念日堅，外緣日屏，把塵世上一切兒女私情，人生貪欲，皆撇入東洋大海。連自家的身子，都覺非己所有。不過隔兩日到王氏處詢問一聲，以盡母女之情而已。其餘一概人等都不見面，省得見著徒惹煩惱。王氏、二娘在背後計議，待他性子過去尚望他回頭。不知慧珠的心，一日堅固似一日，世情一日冷淡似一日。這〔日〕晚間，吃了飯，叫使婢們退出，親自點了一支香，盤腿坐在蒲團上閉目湧經。待至三更時分，恍惚間似睡非睡，身子虛飄飄的起來，心內猶自明白。暗急道：「修行最忌的走禪，我從不曾這樣，今夜何故如此？」即狠命的把心朝下沉著，忽覺離了座位，又到前番夢中那荒野地方。正渺渺茫茫不知所向，猛然背後似乎來了一個人，方欲轉身，耳畔只聽得來人說道：「你的俗孽已滿，道心已堅，還不早早返本還原，等待何時？」又似一件重重的東西，在腦後擊了一下，不禁失聲呼痛。啟眼看時，仍坐在蒲團上。頓覺頭暈眼花，鼻塞聲重，不能再坐，忙起身至榻前睡下。

細想適才夢中情景，說我俗孽已滿，亟宜返本歸原。早明白不能久於人世，未免一喜一悲。喜的從今割斷塵緣，可登仙界。

悲的母親生我一場，雖然借腹而生，究竟十月懷胎，三年乳哺的大恩未報，況母親平日又鍾愛獨甚，我若一旦先別了他，豈不把母親哭壞。想到此處；又掉下幾點淚來。此時身子愈覺不爽，忙叫起外間伺候的使婢，給他捶著。過了時許，方昏昏睡去。

次日，即懶得起來，連飲食都減了。慌得王氏請了醫生來診視，都不識病原。六脈又好好的無病。若據外面形容看來，又似有病，便不敢造次開方，互相推卸。急得王氏沒了主意，四處遍求名醫，皆是一口同聲的說。王氏又去求籤問卜，說的都不甚好。可憐王氏，忙一陣哭一陣。二娘看不過去，再三的勸慰；又悄悄吩咐人去料理後事，背地對人道：「我看這病來得蹊蹺，怕的不好。若托庇好了，用不著更妙。不要臨時忙亂的來不及，又辦不出好貨來。只要不給你們太太知道就是了。」說罷，正欲入內去看慧珠，見人來回道：「祝少老爺到了。」

說話間，伯青早已進來，二娘忙迎上去問好。伯青也無暇敘說閒文，即問道：「大姑娘的病，怎麼了？」二娘啞嘴道：「沒有什麼好壞，連日都是這般樣兒。在我看都難以收功，只不過纏綿日期罷。」伯青聞說，猶如萬箭攢心，止不住紛紛淚下。即大踏步走向慧珠後進來，二娘趕著跟入，口內招呼王氏道：「祝少老爺過來看姑娘病的。」

王氏正向慧珠問長問短，忽聽祝伯青來了，即出房迎接，見伯青一面走著，一面拭淚。王氏不由也傷心起來，想到慧珠那般冷淡待他，令人寒心；若是別人久該惱了，他今日聽見慧珠有病，即來看視，又如此悲切。「祝少爺要算天下第一等情種，偏生我家這丫頭沒福，平空的要惱他。你雖惱他，他卻不肯惱你，真叫人看著分外感敬」。便搶一步，迎著道：「又勞動祝老爺大駕。」

伯青搖手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此刻你姑娘覺得怎樣，可礙事不礙事？」王氏見伯青問得急迫，反不好說出慧珠病危，恐嚇了他，因說道：「少爺放心，不妨的。不過來勢甚狠，醫家又說得沉重，叫人害怕，其實也不至就怎麼樣呢！」說著，即邀請伯青進房。

伯青到了房內，見慧珠面向外睡著，瘦得都脫了形。較之前年揚州有病的時節，大不相同。恨不能即上去詢問，只因慧珠自修行以後，不大理他！又不敢冒失，反忍著淚，從容走到牀前，低聲問道：「畹秀，你如今覺得怎麼？我昨日才知道你身體欠安你要怨我來遲。」王氏忙攔張杌子過來，請伯青坐下，使婢又送上茶來。

慧珠本沒睡著，因見伯青進房，故作蒙矓之態。聽得伯青虛心下氣的問他，不免又感動前情，著實不忍。徐徐睜開兩眼，啾啾唧唧的道：「倒很費你的心，我並不覺怎樣，只是不想飲食，四肢懶動。醫家又說不出認真的病原來，鬧得我藥也不敢吃。好在人之生死，總有天命。若是年災月晦，過些時自然病退身安。若命裡逢絕，別說沒吃藥，就是吃下仙丹去，也沒有用。我亦沒甚放心不下，只有我母親白白養我一世，平日又極疼愛，一旦我有個好歹，只愁苦壞他老人家。所喜妹子有了著實去處，者香待他是沒得說的，將來母親還可以靠得他住。即是母親不願到浙江去，住在南京，不用我囑托，你自然亦是照應的。雖說日前無辜的給你氣受，想你我知己非止一日，你也不能惱我。總之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你聽我這卜句話罷。」說著，自己亦流下淚來，卻不肯說出他夢中的事。

伯青未曾聽完，早已哭得淚人一般。王氏更外撫膺頓足，大哭起來。二娘、使婢等人，無不傷心落淚，只得上來解勸。伯青哽咽半會道：「畹秀，你快別要這麼想，現在有病，再胡思亂想的，越發難好了。況且你一點年紀，譬如一枝花，才有骨朵兒還沒開呢，那裡就能死。千萬不要這麼瞎說瞎想。你看你母親哭得這般悲切，都是聽了你傷心的話。若說慮及你母親無人照看，者香固不能置之不問，就著路遠，你母親難去，我在南京可能不問麼？可是你多想了。你只管放心養你的病為是。你疑惑我仙你，這句話更不像你說出來的。我也知道你是氣頭上，那裡當真就不理我了。我要惱你，我即不來了。」一番話，說得慧珠惟有點頭含淚應答而已。

伯青又恐他病中不耐聒噪，起身退了出來，囑咐王氏「上緊的請好手醫家診視不可怠緩。大姑娘的病，是很有幾分呢」。

王氏歎氣道：「祝少老爺，還等到你今日吩咐嗎，我在神道前是什麼願心都許下了。看他今日待你老人家甚好，非比往日，想是悔過來了。好少老爺，還求你時常來走走，與他說說話兒，勸解勸解他，或者好得伏些，亦未可定。」伯青連聲應允，因天色不早，即作別回府。

祝公正拿著一封信，念給祝老夫人聽，見伯青進來，即問道：「你到那裡去了這半日？者香有信在此，你去看著就知道了。」伯青忙接過信來，果是王蘭親筆。前面無非說些久別的話，後面即說到「刻下署理杭撫，案牘日多，兼之今夏浙江海塘漲裂，沿海一帶居民被水淹沒，到處成災。而且彼處百姓向來強悍，多半借此作亂，入海劫殺往來商賈。業已奏請，奉旨帶兵往剿。又值秋間出境閱兵之期，欲屈老弟與楚卿來杭襄助數月，忝在至好，想不我卻」。信後又問及從龍南河光景。伯青看罷，沉吟不語。祝公道：「既然者香特來請你二人，是不能辭的。明兒將信與楚卿看去，你們商量何日起程。」伯青勉強應著，回到自己房內，怔怔的坐著出神。

素馨只當他仍為慧珠的病，笑問道：「你去看過畹秀了麼，他近日可好些？」伯青「唔」了聲道：「畹秀的病只怕不能好了，大約本月內還可捱得過去。今日者香那裡又有信來，請我同楚卿到杭州去幫他數月。他要帶兵搜剿海寇，並出境校閱隊伍，怕的一人照察不到，你想著我與楚卿是不能不去的，偏偏畹秀又病在垂危廠我怎麼放心動身呢？將才這封信老爺又看過了，催著我日內即要起程，真正叫我行止兩難。」素馨忙問道：「你的意思，究竟去不去呢？」伯青道：「者香既有信來，老爺又這般吩咐，何能不去。意在請楚卿先行，我候畹秀的病定一定頭，是好的歹，免得兩邊記掛。」

素馨微笑道：「論理你去不去也不用我問，但是者香與你有這一分交情，他既寫信來相請，又細說他的苦衷，你好意思推卻麼？若叫楚卿先去，分明姓馮的與他交情契厚，姓祝的與他生疏了。再則畹秀的病，未免來勢甚重，那裡一時就能死的道理，都因醫家沒有本領，不曾說出病原，他家的人心裡怕著是有的。在我看，你若不去，一來得罪了朋友，二來老爺也不喜歡。你別認錯了我定要催著你去，姓王的並非我娘家人。不過我替你想著不去種種不妥當，恐耽了重色輕友的名聲。倘或你動了身，畹秀竟有個長短，帶累你終身之恨，我可擔不起那不是呢。你自家斟酌著罷！」

伯青聽素馨句句是諷刺的話，也不答言，起身出來到了書房。命人請二郎過來，先將王蘭的信與他看了。即商議請二郎先行，自己隨後定至。二郎滿口應諾，因在南京逛煩了，久想到西湖上去遊玩，難得者香有信來請他，故欣然願往，即說定來日清早起

程。好在家內有穆氏作伴，又離祝府相近，是放得心的。只囑咐伯青，「若畹秀能即好些，你宜早來為是。你來的時候，可托小麗照應著我家的事罷」。伯青亦答應了。次早，二郎白去收拾起身不提。

伯青俟二郎走了，即托言有病，將二郎先行的話稟明祝公。祝公聽了，亦無甚言活。伯青既推病在家，日間不敢出門，每晚等祝公安寢了，忙忙的偷著去看畹秀。見了面，慧珠無非是請照看他的母親，其外也沒有別的囑咐，不過彼此對著淌一回眼淚。或有時慧珠睡著，伯青不便驚動，只在王氏前詢問一聲，即回府去。

無奈慧珠的病勢日重，甚至昏迷不省人事。王氏惟有守著啼哭而已。一日，人來回說後事已齊。二娘也顧不得王氏悲苦，便悄悄的告訴了。

可憐伯青日間裝病在家，足不出戶，一心記念著慧珠的病，不知若何情形。只有晚間偷空去走一趟，又不能過於耽擱。連日亦愁煩的消瘦不堪，祝公夫婦只當伯青真有了病，忙著請醫調治。素馨見了，也覺可憐，反用言語寬慰。

這日，下晝時分，伯青正坐在書房內納悶，恨不能頓時晚了，好去看畹秀。昨晚他那個樣兒，竟有朝不保暮的神情。自己又悔不該推病，倒是說明到杭州去，仍叫楚卿先往，我即住在聶家，反可自由自便。；一時愁緒紛生，又飲泣了一會，不覺神思困倦，伏幾而臥。見慧珠穿得整整齊齊從外面走入，伯青又驚又喜，正欲問他病著如何能來，想必是全愈了。慧珠已至面前，盈盈萬福道：「生前蒙君錨愛，至死不忘。無如塵緣已盡，不能久留，特來拜別。又蒙允許照應老母。千祈勿忘我言，君家亦宜自愛，休要昧卻前因，他日還能重見。」說罷，翻身即行。

伯青聽了不解何謂，趕忙上來扯著，意欲再問。被慧珠用力一推，跌倒在地。「哎喲」一聲，醒來仍是一夢，便掩面大哭道：「畹秀不好了！」倒把素馨嚇了一跳，急問道：「你怎麼了，敢是魘住了麼？」伯青即將夢中所見細說，素馨道：「這是你想念甚切，故有此心夢。」方欲用他言譬解，忽見連兒來回道：「將才聶家著人來報信說，聶大姑娘不好得很，請爺快點去呢！」

伯青知道驗了夢中之境，忙叫備兩匹牲口，在後門外伺候。即是隨身便服，由耳門穿入火巷，來至後門。早見連兒拉著牲口，在那裡等著。伯青跨上牲口，也叫連兒騎馬相隨，加上一鞭，如飛的直奔聶家來。到了籬前下騎，才跨進門，即聽得裡面哭聲搖山震岳。

伯青的魂魄早已不在身上，急急的奔進後面，見慧珠已停了牀。伯青走上來抱屍痛哭，直哭得氣短聲嘶，喉中哽噎。一時虛火上攻，眼前漆黑，暈倒在地。嚇的王氏等人手忙腳亂的呼喚，又取開水灌下。好半會，伯青方悠悠甦醒，復又放聲大哭。王氏起先原哭的死去活來，今見伯青如此傷悲，反忍著淚同二娘再三勸止，扯著伯青到外間來坐。

伯青細問臨終的光景，王氏道：「昨晚你少老爺去後，將近三更，忽然叫扶他坐起來，又要紙筆，喘吁吁的寫了張長篇大套的，不知什麼東西、，說留著給你少爺看。隨後叫人取水與他淨洗手臉，穿齊衣裙。直鬧到雞鳴時候，即對我說要『回去了，若再耽延，恐獲罪戾。並說身後不可奢華，叫幾個和尚來家念幾卷《金剛經》就是了。百日後可在城外高阜地方安葬，墳前不用別的樹木，只要多栽翠竹梅花。又勸我休得悲苦，在南京已托了你少爺照看，若怕孤淒，亦可到妹子那邊去。妹子自然要孝敬你，就和我一樣，只啗嗔日單生了妹子一人，又怎麼呢？你或悲痛出別的事故來，反使我陰魂不安。只恨見不著你少爺了，叫我轉說，亦不必想念他，左右都要再會的，不過隔些日子。又拜托宋二奶奶，恐我想他，請二奶奶隨時解勸著。說罷，即跌坐牀中，猶咕唧咕囀的念他平日的經咒後來天色大亮，那湧念的聲音漸漸低微下去，沒頓飯時，即咽氣了。猶似活人一般坐著，四肢仍然溫軟。少爺前的前一步，我們才將他放平在挺牀上的。」說著，王氏又撐不住哭了。

二娘早在房內將慧珠寫下的，拿出遞與伯青。伯青接過，見是一幅花箋，上面寫了有數百言，便展開含淚念道：

妾雖薄命，係出世家。惟我生不辰，嚴親早背，嶺南萬里，菴子無依。孀母弱妹，共扶父樞，以歸故土。嗣因庚癸將呼，舉室遠來金陵，依棲舅氏。孰知舅氏亦亡，進退不可。不得已勉從宋媪之說，忍辱蒙垢，借妹作賣笑倚門之計。只許清談文字，為當年蘇小生涯；忽來邂逅因緣，荷此日蕭郎垂盼。知己舍君，更無人矣。妾已辱在泥塗，尚有嫉風妒雨；君其心如雲日，每多從井救人。從此或離或合，一任萍飄只願有始有終，三生絮果。方欣君賦歸兮，妾顏未老。吟花弄月，常來聯韻徵歌；握手論心，何異盟山誓海。不意去秋，妾忽有夢，喚醒癡人，旋登彼岸。色相空空，妾慚冷面，情懷脈脈，君猶熱腸。妾知負君，君不負妾也。詎料夙緣已滿，塵世難居，頓來二豎之欺，致染兼旬之疾。情緣斬斷，不歸剎利之天；面目猶存，再認蓬萊之島。妾今歸去，敢比雙成返劫之年；君可重逢，且止潘岳悼亡之慟。書成恨恨。早為春盡蠶絲；意尚殷殷，空有夜深燭淚。不既下懷，渚祈珍重。餘意纏綿，復成二絕。

小謫輪回二十年，自知非釋亦非仙。

只因妄解相思字，來結人間不了緣。

時事人情盡子虛，依然面目見真如。

與君本是善相識，他日重歸認舊廬。

念畢，伯青重新痛哭不已，道：「畹秀真乃天仙化人，來歷劫的。當此垂危之際，猶能自敘生平。偏又單單給我，是尚許我為知己，叫我見了，怎不傷心？」二娘又勸慰了半舍方止。少頃，陰陽生與僧道人眾皆齊，忙著入殮，即停供在後進正間。伯青復至靈前，哭奠了一番。連兒進來，再三催請，方乘騎回府。

素馨小姐亦著實的勸說，暗想睹物傷情在所不免，便趁勢勸他往杭州去。伯青因允了王蘭，隨後即來，而且二郎去的日久，不能再緩。便去與王氏商議，不必待到百日，七終即可出殮。「我要往杭州去，莫若乘我在家安葬，我也放心」。王氏亦因喪中各事，均係伯青一手經理，好在遲早都要安葬，不如依了他，我也少操些心，落得交代他辦去，遂應允了七終出殮。林小黛得信也親身備了祭禮，前往哭弔，以盡姊妹二場的情分。

臨期伯青親來送殮，一路上人夫輻輳，旗幡幢蓋，亦甚熱鬧。伯青直送到墳前，看著安葬下去。遵慧珠遺言，墓道左右盡栽了一片梅竹。又狠狠哭拜了一回，被眾人力勸回城。

過了一日，素馨亦早滿了月。伯青即收拾赴杭，臨行囑咐梅仙、五官兩人，照應著二郎家事。「聶奶奶那邊，你們也常去走走。若十分想他女兒，你們須設法寬解，別要盡著他性子鬧」。又去叩辭了江公夫婦，即向杭州而去。

且說二郎到了杭州，王蘭接著甚為欣喜。問及伯青何以不至，二郎即說到慧珠病勢沉重，伯青不便即來。王蘭聽了，很吃了一驚，又囑托二郎不可聲張使柔雲知道。「他前夜得了一夢說是夢見他姐姐前來作辭，又吩咐他好生孝敬母親。連日正愁著他姐姐呢，又叫我寫信至南京問去。這麼想起來，畹秀的病卻有些不妙。此時若告訴了他，不知鬧到什麼田地呢，左右等伯青來了，問明好歹，再作計議」。

晚間入內，即說起二郎從南京來。「你母親同畹秀皆平安無事，據說秋間還要到杭州來瞧你。只有畹秀，而今矢志修行，不與伯青往來；終日坐在靜室內念佛看經，甚至你母親和宋二娘整日的不見面。任憑旁人怎樣勸說，他都不聽」。

洛珠聞得母姊無恙，心內稍安，因說道：「姐姐也太胡鬧了，平空的要修行，可不是笑話麼！況他素昔最厭僧尼，說人生在世，又不殺人放火，那裡來的罪孽，要他懺悔？不過變著法兒，弄人的錢罷咧！即如漢武帝夢見文六金身，自稱是佛，其言甚誕。試問誰見他夢中的事呢？焉知不是武帝借詞？偏生世間的愚夫愚婦，惑於釋氏者，多以有用之金銀，作無用之施捨。你聽著他既如此辟說，無故的怎麼信起佛來？我恐另有別情，借此為辭。他們果真秋天來了，我倒要細問問他是什麼心境？」王蘭亦只得含糊答應。

次日，備酒代二郎洗塵。席間，說到日內即要統領撫標兵弁，往寧紹一路海濱地方剿滅盜匪。前日已檄知該處道府等，預備兵糧夫馬接濟。而且賊眾猖獗，每海上岸窺探附近城郭，其勢不容刻緩。「我已擇定五日後起營，巡撫任上一應公事，雖然委了藩司

代印代行，仍要奉煩老弟從中照察。我即可安心前往，無後顧之憂。所以專函請你同伯青至此。伯青想必還有幾日耽擱，我是不能等他。來時請你致意，即托他與你互相關切，分外妥善。再則倘或晚秀有了長短，伯青來此，柔雲必要追問根底，須當設法說得緩轉些，不要冒冒失失的明告訴他，能於隱瞞著更好。柔雲的性格，你與伯青是深知的，竟可急痛出意外事來」。

二郎笑道：「我曉得了，不用你累贅了。你只管帶你的兵立功去罷，別要在軍中運籌退敵之時，又惦記著家內娘子軍，那可不是玩兒的。」王蘭亦笑道：「人家好意拜托你的正經，你又說笑話了。」二郎道：「你說正經，我卻招起一樁正經來。想你此去剿滅海賊，必要多帶熟諳海面的將官調用。現在你屬下黃岩總鎮，此人由偏裨擢用起來的，據聞慣習水戰，亦復老於行伍，以前頗著戰績。他這黃岩鎮總兵，也因巡緝洋面有功，保升來的。」

王蘭道：「你不說，我幾忘了。黃岩鎮總兵不是姚守成麼？我亦常聞該鎮久歷戎行，弓馬嫺熟。去冬合省文武大計，我尚與浙閩總督聯銜匯奏該鎮武功第一，准以提督補用的。你怎麼知道此人來歷？」二郎遂將柳五官如何提拔他女婿鄭林，又怎樣單身退盜救了五官，「現在鄭林為漕河兩營中軍，在田頗為得用。鄭林的武藝，即是他丈人姚守成傳授的。有婿如此，其翁可知。在田等人常與我說及，所以我曉得這般清晰，不然也不敢切實舉薦。」王蘭聽了，欣喜異常，頓時即發了飛檄，調黃岩鎮總兵姚守成火速赴營聽用。少頃席散，各自安寢。

到了第五日，王蘭穿了朝服，祭旗開兵。滿城文武齊來候送，二郎亦送到城外，再三珍重而別。由是每日按著應行的公事辦理，暇時即往西湖上各處遊覽勝跡。一日，伯青到了，見著二郎彼此少敘寒暄。二郎即說者香已行，致意拜托的話。又問晚秀近日怎麼了？伯青見二郎問到慧珠，不覺淚下道：「晚秀歿了，我待他安葬下去，方起身的。不然何以直至今日才來。」二郎聽說慧珠已死，亦心酸淚落，連呼可惜道：「不意晚秀如此短命，從茲非獨伯青少了一個知己，世間亦少一個才貌兼全的女兒了。」著實歎息了一會，即說到者香恐柔雲悲傷成疾，晚秀的凶信不可使他知道，候者香事竣回來，再為計議。

伯青道：「這卻難了，我來時他母親尚再三諄囑，告訴了柔雲，叫我探問者香口氣，好接他到杭州來，免得他一人在南京孤凄。他還守我回信呢！況且柔雲曉得我來，必然要問，我怎生對答他？若說晚秀仍是好好的，何以連一封平安信都沒有？也不像句說話。又不知者香何時可回，出兵的事，不是十天半月可以料得定的。」倘或連兒們不謹慎，漏出一兩句來又怎麼了。再則這件事，也非能瞞的事。」

二郎聽了，低首想了半會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在此，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。柔雲果真問你，你只含糊應著，卻暗中回明者香的夫人，叫他設法去。他若告訴了，他自然要勸解柔雲，就是鬧出別的變故來，者香回來也抱怨不著我們。」伯青連聲稱善道：「你想的倒十分週到，莫就回太太去。少刻柔雲必然叫人來問，我即推說你們太太太曉得，問他去就是了。他說與不說，與我們毫無干涉。你不知我提起晚秀的話，即要傷心，被他們看出破綻來倒不好。」二郎即喚伺候書房的家人進來，將南京的話說了一遍，叫他上去悄悄回明太太，千萬別要使姨奶奶的人聽了去。家人應著，轉身入內。

那知洛珠自從夢見慧珠之後，常常想念。雖說二郎從南京來的，說他母親姐姐無恙，終怕是寬慰他的，恨不能伯青立時來此，討問個實信。今日忽聞伯青到了，即叫小丫頭出來聽信，所以二郎與伯青商酌的話，盡被小丫頭竊聽了去。小丫頭不知高低，忙忙的當件新聞，回至房內一五一十的說了。洛珠聽了，好似身子掉入大海裡一般，急的眼睛直豎，一口氣轉不過來，平空往後栽倒，昏暈過去。嚇得眾使婢狂呼亂喊，慌作一團，又忙著報信與太太。

恰好那家人已回明靜儀小姐，靜儀正要起身過來，相機而動，告訴洛珠知曉。忽見小丫頭慌慌張張的來說：「姨奶奶死過去了，請太太快點去看看。」靜儀嚇了一跳，不知何事，一面扶住使婢走著，一面問那小丫頭，究竟姨奶奶什麼事？小丫頭道：「姨奶奶聽得南京來了什麼祝大老爺，說是人人請來的，即叫我聽他與前日來的馮老爺說些什麼？我只聽他們說，姨奶奶家的大姑娘沒了，又叫瞞著姨奶奶，先來回太太聲。我想既然姨奶奶家的人不在了，瞞著做什麼呢？不想告訴了姨奶奶，也沒說什麼，又沒有哭，就跌暈過去。」

靜儀聽說，方明白小丫頭走露風聲的原故。說著，到了洛珠房中，見眾婢已將他扶到牀上，正圍著手慌腳亂的揉胸抹肚。靜儀喝住眾人，不許亂動，看了看洛珠面如白蠟，牙關緊閉，知是急痛痰迷，別住氣了。回頭叫人取開水來，又親自揸袖，坐在洛珠身畔，用手在他胸口輕輕推抹，使他活動著這別住的一口氣。使婢們取了開水來，又和下一匙白蜜，用牙簪撬開洛珠牙關，緩緩灌入。約一頓飯時，肚內或上或下的響，漸漸響至喉間，聽他「哎喲」一聲，哇的一口吐出多少痰來，即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苦命姐姐呀，你怎麼就忍心拋下母親和你妹子去了？」說著，跌足捶牀，哭鬧不止。

靜儀因他適才別住氣的，反要讓他哭著喊著，方可無礙。停了片刻，始慢慢的解勸道：「你是個聰明人，須知人死不可復生，哭也無益。然而姊妹之情，何能不傷心還，還要自家保重。再者你家太太，現在只望你一人，你若身體壞了，反叫他聽著不安。好在南京一水之隔，歇兩日，打發人去接了你家太太來同住。你可早晚侍奉，他既不致傷心，你又可以克盡孝道。你想我這話可錯是不錯？大抵人生壽夭有數，是強求不來的。何況你姐姐聞說他已修行了，安知不是到了好處。你這半日也鬧乏了，我那裡有現熬下滾熱新蓮米香粳粥，我吃著很可口的，叫人拿了來，你可吃一點子培培元氣。你亦該知道你的身子不好，不要踐踏出病來，那可犯不著。」

洛珠哭著道：「雖蒙你們勸我是好意，無奈我的心裡只覺酸痛的不耐煩。想我母親只生了我姊妹二人，自幼嚙在口里長大的。我上年到這裡來，他老人家尚哭了幾夜，我還是活著呢，不過隔的路遠些。今日我姐姐死了，遙想母親不：知悲苦到什麼樣子，多分他老人家電話不成了。」說罷，又嚎啕痛哭。靜儀好不容易再三溫言軟語的寬解方止。

洛珠又要當面去問伯青，究竟姐姐是何病症歿的。靜儀即吩咐房門外掛起湘簾，叫人「請祝老爺進來，我們姨奶奶有話說呢。設或祝老爺問你，即說南京的事姨奶奶曉得了」。那使婢去了半晌，請著伯青入內，在正間坐下，使婢又送上茶來。洛珠勉強起身，走到房門口，隔著簾子問了伯青的好，伯青也回問了好。洛珠道：「適才祝老爺與馮老爺所言，我已盡知，不必隱瞞。但是我姐姐是何病症歿了，又如何結果？我母親近來可好？諸細細說明。」

伯青含悲忍淚的答道：「令姐並無重病，頭一夜還念了兩個更次的佛，覺得有些不爽，睡下了。次早即頭眩目昏，懶進飲食，沉沉的想睡。沾了醫家米，又說不出什麼病原，只說身體素虧，想是近來勞碌過度，當先開脾胃，能多吃些，再調養起精神，就無礙了。一起幾個醫生，皆是如此說法。令堂是什麼精緻得味的飲食，都辦到了，問著他倒也想著吃，及至到了面前，仍不能入口。便一日一日的消瘦微弱下去，後來爽性連湯水都不要吃，竟於七月念二日亡故。」

說到這裡，不向那眼淚似斷線珍珠，撲撲簌簌的下來，忙用手絹拭了，又說慧珠臨終言語，及寫下的遺筆。現在已出了殯，所有身後一切均遵他所囑，不奢不儉，墳前栽的盡是梅竹，不用雜木。「我直待安非下去，才動身來的。令堂縱然想念，有宋二奶奶等人不時相勸，倒也罷了。叫我到杭州與你們商量，接他來走走，他也惦記你們的很。目下我雖來此，卻囑托了小麗照應，亦可放得心的」。

伯青只把慧珠夢中所見，與臨終來托夢一節，全行隱過不提。因在內室，又有靜儀在旁，這些近於荒誕的話，不便說出。

洛珠聽完，幾致柔腸寸斷，哽噎著道：「家母、亡姊極承關顧，惟有容再圖報罷。」伯青連稱豈敢，即起身作辭出外。既到了杭州，只得將思含慧珠的心腸暫且撇過。又有二郎常時勸慰，除了辦公之外，二郎即約他至西湖上散悶。

且說洛珠聽得伯青說他母親要來，正合己意，即與靜儀計議，打發人往南京去。靜儀道：「我原說接了你家太太來住著，可見他也要想來呢，從今起你可別傷心了。」當叫使婢傳話外面，請馮祝二位老爺著幾名妥當家人，到南京接聶奶奶去。洛珠又將差去的家人叫進來，當面吩咐，「沿途趕趕，不可遲緩，早早的回來，皆有重賞。我家還有同住的宋二奶奶，你們代我請聲，如願意同來，一路上我家太太也免得寂寞。況且他們老姊妹亦捨不得分開的」。從此洛珠也減了些悲苦，專望他母親來杭，敘說多年不見

娘兒們的苦衷別腸。或有時想起他姐姐來，靜儀小姐必多般揀他平日喜歡的事，逗他玩笑。

這日早間，靜儀起身梳洗已畢，使婢來回道：「姨奶奶又獨自在那裡淌眼抹舊的呢。」靜儀聽了，即忙著過來。忽見僕婦們領著〔兩〕個女人進內，見靜儀請了安，說是杭州府太太著他們來請這邊大太太、姨奶奶過去賞桂花。「我們今年衙門後園內，桂花開得甚好，已備下酒席了，請大太太，姨奶奶不要推托，賞個臉兒」。靜儀因連日變盡方法解洛珠的心事，難得杭州府太太來請，正好借此和他去散悶兒，遂笑說道：「倒多謝你們太太記掛，少停我同姨奶奶就來。你們先回去給我請安，千萬別要費事。姨奶奶那邊，你們不用請去了，我代說聲罷。」兩個女人應著去了。

靜儀來至洛珠房內，便說杭州府太太請我們去看桂花，「我已答應下了。你快點收拾同行，別要等人家三請四邀的」。洛珠本不願往，因靜儀再三勸去，卻不過他的美意。靜儀又幫著梳頭更衣，穿戴齊全。即吩咐外面備轎，傳齊伺候人等，靜儀、洛珠在二堂口上轎，直向杭州府衙而來。未知府裡請賞桂花，更有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